险些成为金三角的一部分: 普通人变成「坏人」 需要几步?



逃离金三角: 在缅甸当司机的 397 天

查看详情 >



0:00

环境对人的异化总是迅速又显而易见。

很多人都会失去自己的判断,做一些平常自己都不相信的事情。在我们 耳熟能详的那些人类史上的大屠杀中,拿起屠刀的人,也都曾是心理正 常的普通人,甚至可能是一些受到尊重的,人际关系很好的人。

有些人能够在异常的环境里保持自我,他们未必比其他人聪明,未必远 见卓识,却对自己所处的环境敏感,保持了一种冷静的疏离。

在金三角这样的异常环境里,人还有可能保持自我吗?

沈星星给我讲述了许多发生在金三角的故事,不是每个人都完成了逃 亡,甚至并不少每个人都想过要逃亡,可他们都在金三角真实存在过。

金三角的混乱是两个人造成的。

一个是糯康,曾经是坤沙的手下,后来自立门户,靠着疯这个字,在金三角慢慢 站稳脚跟。缅甸尚佛,哪怕是最凶残的毒贩,对佛也还算尊重。但据说糯康杀过 好几个高僧,这在缅甸是很严重的罪行。

慢慢地,糯康以大其力县为中心,沿着湄公河,将势力向四周扩张,最终成为金 三角地区较大的一个贩害组织业日 煙事这两个字 左大甘力早一个己住 经党











有外地的赌客说错话,直接给关在房子里凌虐,最后被沉进湄公河的故事传出 来。

「猜叔,糯康和你比谁厉害啊?」我当时觉得猜叔的势力很大,脱口问道。

猜叔听了我的话,很认真地看着我,「我和你谁厉害?」

我想了一会儿,才笑嘻嘻地对猜叔说道:「当然是猜叔你厉害啊。」

另一个叫赵伟,东北人,早年间负责经营小勐拉最出名的蓝盾赌场,后来成为金木棉集团的老板。07年初的时候,老挝政府把靠近金三角的 100 多平方公里的土地划给赵伟,成立「金木棉特区」,享有除外交和军事以外的一切自治权利。

在外国赌场待过的都知道,中国赌客一直是其中的主力军,而赵伟本身就是东北 人,认识的人多,关系网复杂,因此很多中国赌客开始摒弃大其力,来金木棉 玩。

赵伟依靠过人的手段,没两年时间,就把金木棉给做起来,赌场密布,娱乐场所数不胜数。

说到赵伟,猜叔难得竖起拇指,他说赵伟这个人很行,孤身一人来到金三角, 20 年的时间打下这么大一片天下。

「猜叔,你见过赵伟嘛?」我很好奇。猜叔点点头,说自己见过几次。我又问具体见面的经过。猜叔没说话,只朝我露出笑容,很神秘。

糯康的大本营是在缅甸的大其力县,和老挝的金木棉就隔着一条湄公河,被赵伟 抢走大部分生意以后,糯康就派人去金木棉挑衅,后来更是借着收保护费的苗 头,故意制造矛盾,杀了赵伟好多个心腹手下。

冲突越演越烈,火并越加频繁,死人也越来越多。

等到 2010 年初到时候,双方渐渐达成和解,局势才重新稳定下来。

我再次走货的第一天晚上回来,猜叔请所有手下吃饭,特地叫人烧了一大桌的广东菜,说是给我换换口味。「你是浙江人,本来应该给你做江南菜,但这边找不到浙江的厨师。」

酒过三巡,猜叔亲自走到我的座位前,给我端了一碗老火汤。

我刚想站起来接,猜叔就把我按了回去,他边把汤放在我的桌面,边和我说不要这么见外,大家都是一家人。

话刚说完,所有人都应声附和,纷纷恭维说猜叔心里对我特别关心,让我一定要 把猜叔当作自己的亲人,大家都是亲人。

说着说着,有几个家伙就合唱起缅甸语版本的《友谊地久天长》,唱到中间段落的时候还用筷子敲打碗筷配乐,领头的那个家伙甚至拿出双手对我挥动,意思是让我也一起来。

我没办法,只能站起来跟着随便哼哼,脸上一直带着笑,心里却想:这些人马屁拍的真是响。

喝酒时的嬉闹很容易拉近大家的距离,气氛也更加融洽,猜叔每说一个过往的英雄事迹,都惹得众人举杯叫好。

正吃得开心,大家越来越轻松随意时,猜叔突然站起身来,叼着一根烟,绕了几个身位。

就在我以为猜叔是走向我的时候,他停在但拓的身后。

但拓负责的是小勐拉到仰光的电子产品市场,他专门走私照相机、手机这些高档商品,利润很高,走一趟货能赚 10 万人民币以上,算是猜叔的心腹。

但拓看到猜叔过来,站起身来想要交谈,还没完全起身,就被猜叔按了回去。

猜叔拍了拍但拓的肩膀,我以为猜叔要说话的时候,他就用右手捂住但拓的嘴 巴,左手从腰间挂着的牛皮刀套里抽出一把匕首,直接对着喉咙,从左往右滑 过,尖锐的利器把皮肤切割出一条细小的裂缝。 我的脑子还没反应过来,鲜血就从里面喷射而出。

我坐在但拓的正对面,可以看到血液凝聚成一股股血柱,朝我冲过来,因为距离 原因,血液并没有溅到我身上,只是全部溅在了我的碗筷、酒杯上。

我的眼前一片红色,第一次体会到,原来眼睛也可以闻到臭腥,感到粘稠。

事情发生的太快,但拓的眼睛还睁着,双脚双手还在抽动,但人已经死了,脖子里流出的血渐渐不再喷涌,而是像山路上一个小泉眼流出的潺潺溪水,浸湿了整块桌布,还在无限往四周蔓延。

猜叔终于把手松开,但拓的脑袋落在桌面上,弹了两下,发出「咚咚」两声闷响。

猜叔叫还在拼命吃菜的两个手下赶紧把但拓拖走,说不想影响大家心情。

说完,又把匕首往但拓的头发上靠近,应该是想把刀上的血迹擦掉,但匕首太锋利,划开了头皮,变得更脏了。

猜叔很生气,踹了一脚但拓的身子,把匕首放在但拓的衣服上擦了擦,才总算干净。

「他会做小动作。」猜叔拿了个凳子坐到我的身边,冲我笑着解释道,但拓会把 运送的货物掉包,用假货换真货的方式赚钱。

我没说话。

这件事发生的太突然,我当时已经懵住,心里并没有害怕恶心的情绪,反而一脸平静。

猜叔见我这个模样,以为我心理素质已经锻炼出来,不再是刚来金三角的菜鸟,满意地拍了拍我的肩膀,对我笑道: 「很不错。」就坐回到自己位置,重新招呼大家吃饭。

我扫视一眼桌上的众人,发现大家神色平常,该吃吃,该喝喝,划拳的划拳,拼 酒的拼洒,根本没人在意这里才死过一个人。

这种漠视生命的感觉,让我怀疑是不是自己太敏感了,其实这才是金三角的常态。

晚上我一夜没睡,满脑子都是但拓睁着双眼看我的场景。我总以为自己足够坚强,但并没有。

我不知道该如何形容当晚的感受,不是单纯的恐惧。多年后,我重新回想起那一刻的场景,才觉得自己当时正身处在黑暗的森林中,猜叔领着我前行。

我以为自己可以跟着他,但当猜叔不经意转头对我露出笑容,牙齿间沾满血迹。

我在金三角无人可依靠。

都说有钱人特别怕死,我觉得这个说法很正确。一开始身无分文的时候,犯法的事情都敢去做,可一旦有了钱,就会想着赶紧远离这些危险。我那时就是如此。

来到金三角一年多,我已经存够几十万。这钱对一个 20 岁的男孩来说,无疑是一大笔巨款。

再加上中途经历的各种事情,前几天但拓的死亡让我开始萌生退意。

3 个多月前朋友贾斯汀的死亡,更是我一直的心结,我一想到贾斯汀就觉得胸闷,喘不上气。

渐渐的,我把这股怨气转移到猜叔身上,我觉得都是他的错,是他不提醒我,只要给我只言片语的帮助,贾斯汀就不会死。哪怕猜叔对我一直很不错。

我脑海里盘旋着这样的想法,但人在江湖,身不由己,磨磨蹭蹭地消耗大半个月时间,我还是没有找到合适的机会,和猜叔说自己想要离开这里。

直到有次和猜叔单独喝酒,他当天不在状态,很快就醉了,才说了一件事。

他先是夸我几句,说我干的不错,然后问我想不想拿得再多点。

我点头。他就和我说,他决定把「走山」的任务也交给我,每批货多给我五千。

我经历过许多事情,不再那么容易相信别人,就问猜叔:为什么突然要我做,这个不是梭温一直在负责么?

猜叔开始没回答,后来我又灌了他一些酒,他打开了话匣子。

原来梭温因为不小心踩坏头领儿子的玩具,给直接割喉扔在山脚。猜叔这么短的时间很难找到人,又不能让这条线空着,才想让我顶上去。

「我做不了这个的。」我恳求猜叔换别人。

猜叔压根没管我的意见,一个劲儿地和我谈论「走山」要注意的事情:

和头领说话的时候,必须微微低头,不能直视头领的双眼;如果你长得比头领高,就要屈膝弯腰,确保眼神是在仰视他;

每个毒贩头子的卧室都会摆几尊佛像,有些信仰比较深的头领,甚至会在房子的四周都放上半人高的铜铸佛像,你经过佛像的时候,不能有微笑的动作,得双手合十,弯腰跪拜;

看到头领的妻子女儿,不要露出笑容,更不要皱眉,他们忌讳这个,因为妻女是 头领的私有财产,你不能有任何异样的心思展现,最好就是微微鞠躬,表示尊敬 以后当做没看到;

如果头领递给你白粉,你只能自认倒霉开始吸; 枪口不要对人; 打赌输了一定得付钱,千万不要摸其他人的头; 不要讨论别人身上文身的含义; 洗澡的时候穿内裤……繁碎中都是危险。

我越听越烦躁,终于等猜叔唠叨完,问他:如果我不小心做了会怎么样?

猜叔停顿了一会儿,说一般情况是没事的。

我问:「不一般的情况呢?」

猜叔没说话。

我明白过来,就是和梭温同一个下场。

贩毒组织的头领都是一些变态,这活儿相当于接触到核心圈子,我第一反应就是 太危险,绝对不能做。

我终于下定决心要离开这里。

我继续给猜叔灌酒,人很奇特,一旦在心里憋着事的情况下喝酒,通常只会出现 两种情况:要么醉的太快,要么醒的太早。我属于第二种,喝再多酒都保持着清 醒。

等到猜叔睡下之后,我赶紧收拾东西,准备连夜逃离金三角。

要带的东西并不多,身份证、现金和阿珠留给我的礼物,还有两样东西特别重要,一个是银行卡,一个是笔记本。

我那时年龄不大,中国人的习惯却早已根深蒂固:有钱就存银行。

银行卡是我在达邦旁边的勐马办理的。之前我特意留了个心眼,每次分钱之后,我都会和猜叔说要去外面的赌场玩几把,回来就说自己全部输完。

猜叔一直都认为我没存下什么钱来,自然不会有离开的念头,对我的警惕也渐渐 消失。

笔记本是我每次走货的记录账本,上面记着每次货物清点的时间、数量、价格, 还有其他像接头人姓名、联系方式这些比较隐秘的内容。

我收拾东西只花了几分钟,但走出门却花了很久。

我在门口不断地徘徊,每当我想拉开门的时候,就会神经质地回头看一眼犹自打 鼾的猜叔,生怕他突然坐在床沿朝我笑。 我突然明白,猜叔走在路上会经常把脑袋向右后方抽动的感觉。猜叔是因为战场的不安全感留下的后遗症,我则是单纯的害怕。

我脑袋反复出现一个画面:自己还没出达邦就被抓回来,受到各种各样的殴打,就连将要受到的刑罚名字都想到十来个。

我心想,不能这么下去,再拖着天都要亮了,准备打自己几个耳光,让疼痛给我勇气。

手刚抬起来,又觉得这样不行,并不是我改变主意,而是打耳光会发出声响,万一吵醒猜叔怎么办?

我只好偷摸着走到卫生间,把门关上,将洗脸毛巾裹在手上,再狠狠抽了自己十几个耳光,打完觉得不过瘾,又打了自己肚子几拳,总算有勇气逃跑。

我重新走到客厅,默默听着猜叔的打鼾声许久,判断他是真睡还是假睡,如果是假睡,打鼾声不会特别均匀。

好在是真睡。

悄悄把门拉开,门发出的吱呀声差点让我叫出来,我心想,以前怎么没发觉这门 这么吵,还很后悔没有提早换一个门。

刚走几步,又走回去把门打开,我心里想的是,要是猜叔在诓我,还可以解释说 是去散步。但猜叔睡得很死。

我总算放下心来,朝着猜叔鞠了一躬,重新拉开门走出去。

如果不是遇上猜叔,我在金三角的生活应该会十分艰难吧。

我开始是像平时一样走着,随后步伐越来越快,步子越来越大,很快就小跑起来,最后一路狂奔到路边。

在从口袋里拿钥匙的时候,我手抖得厉害,几次想要对准钥匙孔都没有成功,很快我就惊醒,这辆坦途是电子钥匙。

按动按钮,坦途发出的「biu」声,外加亮起的车灯把我吓了一跳,我将头转向四周观察几圈,确定没人发现之后才敢坐上车。

发动机的轰鸣声在寂静的黑夜分外嘈杂,我不敢开大灯,不敢踩油门,借着月亮和星光,幻想自己的车子是隐形的,缓缓驶出达邦。

驶出达邦后,我一脚地板油,坦途瞬间冲出去。

开始的一段时间,我很害怕,耳朵能听到心脏跳动的声音,就怕后面有人追上来。想要点烟,火机怎么也按不响,就只能用车载点烟器,结果烫到我的胳膊,疼得厉害。

我两只手紧紧握住方向盘,手汗摩擦方向盘带出一层层的杂质,眼睛就没敢离开后视镜,时刻担心后方突然出现一道远光。

过了大概几十分钟,我心里算了下这些小路很陡很破,弯还很急,平均 100 码的行驶速度,就算要追也一定没那么快,渐渐把心放了下来。

我逐渐喜悦,总算可以离开这个破地方,恢复到正常人。

我把车窗全部打开,雨刮器、双闪、雾灯能开的都给开起来,努力制造出一副热闹的场景,然后随便抽了张碟片放进音响。

第一首歌好像是邓丽君的甜蜜蜜,我还跟着唱了几句。

快要接近小勐拉的时候,我又难过和沮丧起来,不知道自己回到国内将要面对的是什么。

猜叔势力那么大,会不会派杀手来找我,当初介绍我来缅甸的四爷知道消息后, 会不会找我家人麻烦,这个决定来得太快,我觉得自己好像做错了。

我好几次在大的路口想调头回去,但车速太快,刹车也来不及踩,就只能硬着头皮开下去。

反复纠结的时候,车已经开到目的地。

到了小勐拉,我把车停在农贸市场的边上,双脚触即地的那一刻,我确定自己要 离开。我告诉自己,这一切都是命中注定,能活的尽量活,该死的逃不了。

我问附近正在吃烤串的几个缅甸年轻人,会不会开车?一连问了两个都摇头,直 到第三个才说自己会开。

我把车钥匙丢给他,告诉他,这辆车是佛送给他的礼物。

那人一脸惊讶,从头到尾只看着我,没说过话。

花了 200 人民币, 绕了 40 分钟的小路, 我坐在黑摩托师傅的后座, 间隔 300 多 天,重新回到中国。

2010年4月18号凌晨1点55分,当我真正踏上中国的土地时,心里竟然没有 如释重负或者担心后怕的情绪出现。

当晚有小雨,我的头发都被淋湿,睫毛上也沾满雨珠,眼前一片模糊,心里突然 想到,母亲这个点应该还在和楼下的阿姨家打麻将,渐渐笑出声来。

下期预告

我逃出了金三角。现在回想起逃亡的过程,我还会紧张。这片带血的黑暗森林, 对人的改变是显而易见的: 想要在这待下去,就必须成为罪恶的一部分。

在金三角,始终没有被同化的人,我只遇到过一个:我的朋友贾斯汀,从美国带 来巧克力和国家地理杂志,给这里的孩子上课,试图改变这片土地的命运。

几个月后,他却在我面前被人沉入了湖底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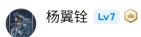
还剩4天到期,最低9/月续费免费参与千场课程

立即续费▶

评论 141



下下/hhhamis



2019-09-27

dadajuankai 🛂

2019-11-04

查看全部评论 >

点击查看下一节》

被枪杀的支教男孩: 理想面对黑暗时可能有多脆弱?